

明清中医名著丛刊

赤水玄珠

明·孙一奎编撰



明清中医名著丛刊

赤水玄珠

(附《医旨绪余》《孙氏医案》)

明·孙一奎 撰

校 注	叶 川 建 一			
参校人员	许 峰	王肖诚	刘建功	张 红
	李剑峰	杨 军	尹淑华	郝子明
	李树奇	刘 河	张成功	吴瑞华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赤水玄珠/(明)孙一奎著.—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6.9

ISBN 7-80089-441-X

I.赤… II.孙… III.中国医药学—古籍—中国—明代 IV
.R2-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6)第13558号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

发行者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七号 电话:64151553 邮编:100027)

印刷者:星月印刷厂印刷

经销者: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6开

字数:1196千字

印张:46.75

版次:1996年9月第1版

印次:1996年9月第1次印刷

册数:2000

书号:ISBN7-80089-441-X/R·442

定价:82.00元

赤水玄珠序

罗浮道人题

盖谓三五之道，非人不传，而非人之至者，尤不得其传。是故太上圣人知阴阳之几，察寒暑之候，辨愚民之冷煖，定卉物之温凉，为之济人者不劳，而受沉痾者得效矣。嗟乎！世道赖此人也久矣。我心思若人亦久矣。时休阳孙生，探天地五行之奥，采百家同异之龟，观易必寻易之源，讲书必求书之要，凡所以济人利命者，一以心学为本，诚所称上古之胎，医中之伯者。生平不妄交与，在家惟注方言。有《医旨绪余》数百言，率皆辨众论以归于中，明先天太极之图，发前贤证候之秘。又于先世所未名之疾，未有之方，为之补其阙而增其所未尽，其有功于夫人，岂负薪之劳，壶飧之赐哉！书成，请题于余。余曰：文以载道，文而无道，焉以宰之，吾人所羞称也。今生之所纂者，率皆阐幽发微，会悟之中而得其解。昔黄帝求道，多方索之不得，而象罔得之于赤水，若生所注，信有本矣，名之曰《赤水玄珠》，不亦宜乎！然则世之艺，何舍钧天大乐而审笙歌，薄大羹之味而嚼草根乎？虽然语云“莫前弗开，莫后弗传”，而为之乃胤乃孙者，又当敬承大志，永保于无疆之休可也，其若生之意否？孙生叩首曰善。遂书之。孙生休人，名一奎，字文垣，东宿乃其号也。

赤水玄珠序二

太史氏曰：世所藉口金茎云表清露，以济司马长卿渴，枚氏能令吴太子霍然病已，此甚无当也。余善病，所识天下医，无虑数百，独海阳文垣孙君最名。余所识天下名医，无虑数十，独孙君其古之名医欤。古之医者，能割皮、解肌、诀脉、结筋、搦髓脑、揲荒爪幕、湔浣肠胃、漱涤五脏，练精易形，此秦越人能生虢太子，淳于意能生郎中令循，文垣孙君能生不佞。且君之生我至再矣，一在辛巳年，一在今岁丁酉冬。其察视审治甚神，其效甚奇，余是以德君深。扁鹊曰：良工取之，拙者疑殆。然又曰：越人非能生死人也，此自当生者，越人能使之起耳。君有其良，复有其让。语曰痛定思痛，余每思之，辄苏苏霅涕。余是以德君甚深，因有感于造物者，以君生我是大德也，而必以我显君之奇，亦忍矣。造物不可问，君神于医，必神于理，其有以振我益我，使白首无所籍君之奇乎，则君之惠大矣。虽然众生病，则维摩诘亦病，君安能俾众生不病哉！天下赖君之惠者尚多。君乃出一编示曰《赤水玄珠》，云仙所命也。余故稍叙君之奇，弁诸首简，传之天下，用广君之惠于不穷，不佞之言谖谖以当施药草云尔。

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史副總裁记注

起居经筵日讲官前礼部侍郎詹事府詹事掌院事国子祭酒徐显卿撰

赤水玄珠序_三

医难言哉!《灵》、《素》出自轩岐,其成言班如可诵也;成法森如可寻也。而其包涵阴阳五行之化,节序盈虚之变,金石草木飞潜灵蠢之性情,深远无尽,与洁净精微同旨而不可竟。是故业是者,性必夙授,质必灵明,诵其言而不泥其言,寻其法悟其所以法。无见而无所不见,而卒归于无见,又不以无见名。无解而无所不解,而卒归于无解,又不以无解名。而后可以融《灵》、《素》之秘奥,察腑脏之隐伏,气血之流滞,空窍关膈之通塞起归,人而生之也。不则,且不能窥轩岐之藩篱,何论闾奥。医难言哉!自周秦迄今,以是树门户者,奚啻十百千万,和缓、越人、叔和、仲景、仓公、伯仁、丹溪数公而外,寥寥无闻,犹且不免后学雌黄之口。子华子有言:“医者理也,理者意也;药者淪也,淪者养也。”悟其意,会其理,察四然二反,而加疏淪,始可以言医药。医难言哉!余尝慨其难,思见其人久矣。而潘苻卿往往推休宁孙生文垣者,善名理而精岐黄,及握符宰休宁时,有阴阳之患,孙生诊之,果能洞标本之缓急,投剂辄效。试与上下灵秘而论议之,随叩辄应,如建瓴水,使人解颐,余固奇之矣。已出所著《医旨》示余,凿凿乎发前人所未发,补前书所未尽,益大奇之。生曰:此绪余也,有全集三十卷,未授剞劂,因得卒业,其发凡定例,析类分门,按病订方,详哉乎其言之也。此书行,而后世之疾,其有瘳乎。书未有名,会方士挟仙术游里中,生就问名,仙称纯阳子,命曰《赤水玄珠》。生驰语余,余曰:嘻!纯阳子知生苦心哉。玄珠何物也,是未可以知识、言语、形象求也,而得之必以象罔,生所著,积以岁年,超焉悟解,万境俱冥,殆所谓夙授灵明,不以见解名者耶。遂为引数言于首如此。

万历丙申长至日南京吏科给事中前休宁令豫章祝世禄书于梧竹居

孙生赤水玄珠序^四

万历辛巳，蒋秋官郎，以恤刑行部来新安日，新镌书痏病作，召医诊视，族医无状者，诞而诋投，病以益甚。同蒋藉而仕进者，为吾郡汪伯立，雅善孙生文垣视疾，宣言今以医名家者，无如孙生良。荐人诊之。诊毕，孙生皇皇若有失也。又心惧难色危言以骇蒋，因阳饰愉婉以宽其心，铍剂而进，饮既，蒋曰：稍安矣。人举欣欣，幸公无恙，独孙退语郡丞曰：蒋公病其亟，藉令生早从事五日，疾可已，身可活也。今虽司命，能若之何哉！兹愉婉而具匕饵者，非谓能回其势而生之也，为无罪族医地尔。蒋果不出五日死。郡之人翕然称奇。在昔春秋越人知桓侯于未病，迨侯病，遁逃而去齐。孙生于蒋，亦可谓预知微矣。余固记忆其事，而想其人之一觐也。阅几年，生族子元素持生所著《赤水玄珠》，恳余叙诸首。余谓医学之难，非强识方书之难也，溯本始而不谬所宗之难；亦非徒知所宗之难也，以意会所宗者之心，契其旨而融其迹之难也；亦非以古人之心会于心之难也，以古人之心会之，已而用之，随俗为变，运化不胶之难也。是故执方则泥，用变则神，泥则功鲜而害速，神则中奇而效宏。故受医不慎所宗，是规磨之识也。徒执其方，是刻舟之见也。何也？轩岐之训，犹之六经，汉之仲景与私淑尼父之轲氏奚异？譬彼恶池而源于河，配林而始于岱也。世之业医者，高之矜矜守彦脩之谭，谓心法在是卑之拘局曲一定之方，胶用而尝试之，为朝夕布糲计，偶获一效，遂嚣然自负以为高，而靡知颠蹶随之，卑之卑也。舍古昔而倍前贤，即晋齐之杞不啻也，忘其本矣。安能获古人之心，若旦暮遇之哉。乃若孙生著述，阐发《素》、《难》之秘奥，猎弋诸先哲之名言，取裁于性灵之独见，列其方而不泥其方，究其辞而融其意，生平见病而决死生如预知蒋恤刑者，根本敦茂，非苟而已也。余固多病，获生撰著，读之僦然其有瘳乎。生又谓亲历者狭，未若广之以公同志，其所济者奢也。乃自序以就正大方为名，非悬书以市誉，有而不居，显而益晦，生非但以技高，其德邵亦可重矣。余故叙之，以复元素文学，俾生弁诸首简。

赤水玄珠序_五

盖余识孙君白下自崔封部所，貌庄而色和，言义不及利，则以仪之致邸中，与语性命剥复之奥，气化消息之机，明若观火，细如缕尘，如入旃林，片片皆香，如涉三山、泛溟海、洸洋河汉，而未始有极。盖七日而孙君忘其所之，余亦不知孙君之为吾客也。将别，出所著《医旨绪余》相示，且云吾有《赤水玄珠》若干卷，本证以著方，上极《灵》、《素》、内景、河、洛、范、易，下参刘、李诸名家，横竖钩贯，得其要领。是书也行，将使世无夭札，余慕之甚。顷来游吴中，始出示余，因留数卷，余所游旁郡国，久之，适余父患鼻衄，更数方未愈，检君书中，得方与症偶，不数剂霍然良已。然后知是书之为有用，其利生人大且急如此，而益叹君之用意为勤且远也。嗟乎！医者死生之门也。乃或目不知书，耳授数方，便欲寄人生死，甚者中本无奇，利齿啖名，盛舆服，昂意气，以诮主人，执内竖手，啜嚅耳语以钩奇，得重糈，名高利厚两集焉。人有请急，故徐徐不应，以观成败，乃进而收其赢。责居人后，利在人先，其自为甚巧，于病家无分毫倚赖，而世奔走之如市，彼安事矻矻以勤苦为。君独勤且远，不惮烦若此。假使君与彼耳食啖名之徒，杂进于前，语落落不阿，于僮仆无款曲，有奇终不自言。不读君书，不知君之为异人也。用医如用将，呼吸安危，间不容发，而以殉虚名与俗情，“学医人费”痛哉言乎！然后知是书之刻，为不容已也。一日，予笑谓君玄珠之得也以象罔，览君所持论，则几留如诅盟，其为知也大矣。象罔其可以得之乎？君曰不然，本证以著方，为寒为热，为虚为实，书之所可载者也；察脉辨色，时寒时热，时虚时实，而明之存乎其人焉，虽吾亦不能言也。不象罔其可以得之乎？余亦笑而序之。

西吴沈演叔敷甫撰

赤水玄珠序^六

往不佞诸生时，有阴阳之患，休阳孙君文垣诊余脉而异之，谓且旦暮脱囊中颖。则又曰：余哀先医家书若干卷，愿得而简诸首。余曰：诺。已而言具验，而孙君游诸暨白下诸名公间，凡十有六稔而不获一晤，晤而后喜可知也。于是孙君所哀医家言，命曰《赤水玄珠》，梓于世矣。诸名公卿所为孙君序者，璘珣若二酉，奚所须余骈拇枝指哉！而孙君固请如约，余惟医亦未易言矣。其《绪余》以生死人，其精以养生，其微通于圣人之道。太史公曰：圣人不得志则隐于医卜之间。又曰：使圣人预知微，令天下早从事，何病不已。故医有圣人之道焉，知微之谓也。知微者通于一之谓也。老子曰：通于一，万事毕。故天成象，地成形，人有情，物有性在焉。而各得其常之谓一。无而有，有而无，虚而实，实而虚，参互错综焉，而不失其常之谓一。通于一而后能知微，知微而后可与言医，医岂易言哉！以余观于《玄珠》，论方则东垣、丹溪糟粕也，论脉则秦越、叔和筌蹄也，论症则仲景、阳庆土苴也，论草木金石之性，暑寒燥湿之宜，则轩岐弁髦也。若乃顺天之时，因物之性，察脉以明症，因病以适方，中若穿杨之箭，解若庖丁之牛，则有不与其人与骨俱往者，在独糟粕、筌蹄、土苴、弁髦已哉！孙君过余而论《易》，为究乾坤之元，探有无之极，若悬河泻水而莫可底止，盖从事于圣人之道者，将不得谓之通于一乎。道亦惟其所适。孙君之于医，亦可谓一以贯之矣。将不得谓医之圣者乎！即《玄珠》者，直糟粕、筌蹄、弁髦、土苴耳。昔黄帝得玄珠于赤水，曰以罔象。读孙子《玄珠》者，亦当于罔象得之矣。是为序。

赐进士出身吏科都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荆谿史孟麟书

赤水玄珠序_七

自古无不效之方，而世医有不识之病。若也，为对证之药，此方书所由作也。《赤水玄珠》三十卷，作者盖生生子云。生生子往客吴兴，与铜壁山人习，生生子无不能。会吴兴适医，遂以医术著。而铜壁山人多秘书，悉以授生生子。生生子故无当于今世医，既得受铜壁山人书，则尽弃今世医而返古焉。生生子之术愈益工，乃作而叹曰：吾其卒为医乎！知本草昉于神农，官属命于《周礼》，医之时义远矣！世有三不朽焉：立功、立言与立德。使吾姑以是寄吾仁术，而使天下后世无有夭死，则几乎功。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，俱往矣，而糟粕具存，吾间窃取之，使天下后世得假古人糟粕而因得其所不可传者，则几乎言，是于不朽之业，策居二焉，虽卒为医可也。于是哀集诸名家书及枕中秘，为之参伍，为之发挥，论阙则衍其论，方阙则益其方，研精覃思，矻矻焉垂二十年而始成。昔秦越人治病，隔垣而见人之五脏，此何以故？识病故也。彼其未见人之病，而已洞识其所以病，然后按病而投之方药，则其审隔垣，虽千里之外，百代之下，犹烛照也。故其言曰：越人非能生死人也，能令生者不死耳。嗟乎！应生而致死之，世医之误人，何可胜道。是书也传，今而后，吾知夫生者可以不死矣。生生子孙奎，新都人；铜壁山人黄廉，楚人。

赐进士出身迪功郎南京国子监博士故郭臧懋循撰

赤水玄珠序^八

惟大块篇云霓而碧之、青之、赤之，俄而复之而青，青而碧之，变幻靡穷，异巧万状，而穹窿者体自若。盖无而有，有而无，有无而未始有也者，是神何道，《易》之道哉！《易》藏于太极，著燭于两仪，宣泄流布于山川都会形胜，征发于人身五官百骸七窍，而蛭虻蟄伏，无非是《易》者，曰：此《易》之真教也。若彼点画耳，剖剗耳，徒借为呻吟帖括耳，诚枯毫敝楮，安所神大块之神，而传《易》之神。《易》之神，得孙子之先君子传之，而孙子传其先君子之神，以传《易》之神也。髻而授句读，游《易》于点画剖剗，呻吟帖括间未嫌。甫壮而视伯兄贾，长短轻重，出入低昂，《易》矣犹未嫌。道遭异教家，秘之以岐黄术，始察知消息升沉，寒暑虚实，而《易》之神，神于胸臆间多矣。犹未嫌，悉发岐黄，所谓点画剖剗者，呻吟帖括之。则又谓是诚枯毫敝楮也，犹未嫌。目彭蠡而匡庐，而沅湘，而秦淮，而吴越，探冥搜奇，且欲传《易》之神于山川都会形胜，模其所蕴蓄，发舒于太极两仪者，而通之五官百骸七窍。则谓曰：其先君子之苦《易》而惫弱也，得若仲而委《易》之蜕、传《易》之神矣。孙生三十年于兹，以其神，神岐黄异巧变幻如云霓状，而海内病郁痿者，癆瘵者，暗疽颤痼者，百千难治之证，待治于生不可数，而生运化不胶，人而可耆耄矣。独生之先君子无忧哉。生所著《赤水玄珠》，真岐黄神，今得广而传之。予且见其先君子之神不朽，而先君子之泽无穷。昔颖考叔以遗母食而广孝，君子嘉之曰“锡类”，生实有焉。盖不徒问切族医尔者。予曩时苦浊三年，莫为理，遇孙生授丸而旦夕瘳也，若有见孙生之所以为神者，故敢神其神。

吴兴潘大复征复甫著

孙生赤水玄珠序^九

余自弱冠从丹铅业，素善病，会孙生文垣以其术游阳羨，为余切脉。熟视余曰：所瘳非直疾也，子往矣必显声艺苑中无疑。更未十年，余果得第，通籍长安中，则生之言信也。居未尝不指屈窃叹伏焉。自是生技日益进，名日奢。问方者，屣屣遍户闕，冠盖相望也。则生又自诧曰：我所为是业者，将修先君志以济物而利后嗣者也。与其身亲历者及而狭，畴若以独契者为撰述广而及乎。阅数寒暑帙成，而属余序之。余惟天下之言卫生者祖轩岐，轩岐家言意而不泥，理而不方，其变化之有概乎仲景氏，务以支顺阑横之辨，阳入阴入之殊。为之阐经络而章和代，旁引广喻，其要归卒泽于轩岐。自丹溪后而医方家盖难言之矣。譬如张罗者，张之于无鸟之所，则终日不获一。张于多鸟处，则又骇鸟矣。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，然后能多得鸟焉。夫离法而师心自用者，张之于无鸟之所也。执词而泥其方者，张之于多鸟之处也。惟不泥其法，不离其法，以合离得之，斯张于有鸟无鸟之际，而变运不胶。今孙生之言具在，其概实离津筏而上之，然亦不欲逾津而弃其筏，所谓上见其原而下通其流者非邪！或曰：孙生之言诚效矣，然闻之，责、诸怀锥刃而天下为勇，西施衣褐而天下称美。故扁鹊见秦武王而投其石，谓与知之者谋之，而与不知者败之也。孙生以名家子，饬身修行，焦神竭能，不为重糈故，第以异人所授精良而阐发岐黄之秘奥。余恐当孙生世而然孙上者，以责、诸之锥刃而西施之衣褐也。请以质诸宋阳里子。

赐进士出身承德郎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阳羨友人吴正志撰

赤水玄珠序⁺

缪氏仲淳有言，学不彻三才，不可以医；不会六经、语孟、孙吴、涅槃、道藏诸书，不可以医。下士闻而大笑。予游齐云，访孙山人文垣，质以仲淳语，辄唯唯，因前席请益曰：《神农本草》非而胗家之祖欤，何以无方？曰：固也，圣人辨百物之性，洞五脏之候，令巧者批窍中郤，各自以其意为方，以待天下之变。曰：后世名家，如东垣、仲景、河间之流缕缕焉，析而证之曰某方已某病，赘乎？曰：此又善会圣人之意，而阴示天下后世以无法之法也。规矩生于巧，舍规矩而索巧，则法之所不载。虽然丹溪出而支离门户矣。卒也沿袭久而俗学兴，蹊径杂而指睹乱。譬之盲吏折狱，不得其情而妄比率。方术滋烦，杀人滋多。夫善悟者得意于法外，故能虚实实虚，虚实实虚故知变，知变则知常，知常然后生死人。予霍然起谢不敏。山人出一编示予，且曰：不佞主臣苦心五十年，弁里有降仙者，自呼纯阳子，予举是印之，大书曰“玄珠”，“玄珠”遂以名云，是且然乎哉！进于技矣。

赐同进士出身征仕郎中书舍人故郭丁元荐撰

自序

孙仲子奎曰：先父学以儒术起家，乃七尺孱弱，始受《易》为诸生，攻制艺过苦，又屡上棘围，罢归，不无怏怏，体罢惫而弱益甚。余甫垂髫，日侍咕毕，见之辄隐心焉。间尝自念，昔人有言，事亲者不可不知医。何得究竟秘奥，俾葆和吾亲无恙乎。然犹之呻吟帖括未已也。比稍长，先父学令视伯兄贾之括苍，道遵异教家有仙仙也者，指余曰：孺子何为者乃恂恂若尔，吾怀秘密久矣，遇而后传，吾历观人间世，无如孺子可授，若能受而读吾方，可以卫生，可以泽物，所就匪直一手一足烈矣，何必劬劬奔走，龌龊筹计为哉。余曰：幸甚！君之禁方，曷能如阳庆公所传五色奇咳之术，余小子事亲有所藉手矣。及受读而解验之，果有概于中而多奇中。因趣装归海阳，语先父学以故，且告之欲舍业而事方术。先父学沾沾喜曰：医何不可为也！良医济施与良相同博比众，又何论良贾。第异人所授精良矣，顾拘局而不通洽，脱非心融机变，则其方泥而难用。夫饮水者，必穷其源，轩岐遗经，非方术家之昆仑乎。而张仲景以下诸家，皆昆仑所达支委也。彼习业者，专则精，不专则杂。稟心者，一则恒，不一则间。飞卫之贯虱也，佝偻之承蜩也，专一故也。小子第勉之。乃发轩岐遗书，以及诸大家载籍，下帷诵读，口玩心惟，无间寒暑，可三年所私心又谓索居而窥观，孰与广询而远览。方今明盛多贤，宇宙寥阔，四海九州之士，持昭旷而晰成法者，诎无其人，余何卑卑以丘里自隘也。于是自新都游彭蠡，历庐浮沅湘，探冥秦淮，钓奇于越，卒之淹迹三吴焉。所历之地，遇明达而折伏其前，与之谭支顺阡横之秘，叩下遂上争之旨，辨阳入阴人之殊，阐经络和代之异，与夫铍石、桥引、案机、毒熨之法，今三十年于兹矣。惟耳目渐广，故得于心者，津津渐融，即未能为人治病，决死生多验，或庶几诊视鲜戾，投剂靡乖，慰夙心而遂生平，永亲年而登大耋矣。惟是三吴诸名公，遂信余有知也。忘分下交，争为延致。余又惧时过苦难，因乘余暇，采先哲之名言，出已试之鄙见，积以岁年，纂辑成帙，上之期无负先父学之训，次之希免遍阅之劳，下之为子姓守故业者立法程焉。非以此而希有闻也，乃有客请余集而付剞劂。夫以名家称者林林，而著作之盈充栋，余何必置一株邓林间哉。客曰：梗楠豫章，栝社之树皆木也，良与贱之分，有目者能辨之。君有国工能而自秘其术，何示人不广也。余曰：不佞固非梗楠豫章之良，散木之贱亦非甘心。如客言当置之市肆，以俟工师运斤焉，是所原也，敢自矜敝帚而秘之乎。若曰悬书国门以市誉，非予所敢。

阅校诸公姓氏

凌迪知稚哲 姚弘道伯道 孙一俊应章 臧继荐原宾 臧懋德敬伯 陈梦麟孟仁 臧懋
中用甫 姚绍宪叔度 臧懋循晋叔 潘大复征复 臧懋和正甫 潘龙翰澹游 潘玄授征奇
沈 演叔敷 张睿卿稚通 吴慎枢辟初 吴慎机发初 周承绩庆叔 孙 烨元素 孙文德从
明

凡 例

一、是书专以明证为主。盖医难以认证，不难于用药。凡证不拘大小轻重，俱有“寒热虚实表里气血”八个字。苟能于此八个字认得真切，岂必无古方可循，即于十二经药性中，表里寒热温凉间，摘出治之，自然权变合宜，不失胜算。故古谓审证犹审敌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矣。

一、所引诸书名及诸家姓氏者，欲人知有所自。且一证之中，经书多有发之未尽者，前贤或触目感悟，揭而补之，俾后学得以宗仿。后之人不究前人尽心用意处，反谓某长于此而短于彼，某善于补而不善于攻。乃以补其缺略者，反指以为偏驳，岂知本之学哉！且又不赘师访友，局守一家之说，滥称专门，焉能扩充。愚故不揣管陋，每于一证之间，有经文可据者，即以经文为首引，无经文者，采取各家之言为证，是则宗之，非则黜之。间有误后人惑来世者，则援据格言舆论，以折其衷，庶见前人补缺之意匪偏，而后之取法者，得以履其正也。

一、辨证原经文，有单立篇目，则原依其篇目。有混称未析者，或古今名称不同，如古经以风寒湿三气杂至而成痹立名，丹溪乃改痹为痛风。又如肠澼泄利、肠风脏毒，混论而未析。如此者甚多，设不辨而正之，何所适从。兹以各证经文混论者，列之于前，以为之纲；以今人尝称者，析之于后，而为之目；目下各列治法。庶古今照贯，攻治不紊，缓急检阅，免致疑滞。

一、妇人脏腑经络七情六气，感病与男子无以异，治法亦然。所异惟胞门子户、月信胎产、阴挺崩漏、赤白带、内外吹奶。兹特标妇人门五卷，使知同异端绪，大方经略。庶家技不得称擅场，局夫不得呼专秘，随俗为变，医之能事，斯无愧于扁鹊也欤。

一、治小儿法，惟脐风、吮乳、盘肠、内吊、惊疳、痘疹为差别，余皆与大方脉同。但脏腑脆薄，剂宜较小尔。三岁内者，不形于诊，然虎口三关之纹，亦难尽凭。当以声色、动静、哭笑、大小便参之。四岁后，便可以一指按于经渠、列缺之上，诊左右手脉，孰大孰小，孰浮孰沉，以辨内外二伤，率多应验，不可谓全不关于诊也。至如痘疹，尤小儿紧要方术，及外科并列门后，以统其治，用寓无可无不可之意云。

一、采用经史、国典、郡书、诸杂家言，统计二百六十五种，非徒骋博洽，资口吻也。以为不广搜远引，不足发明天人合一之旨，与圣贤立功立命之意。夫古之人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也者，此何以故？子舆氏曰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然则惠溥当时，泽流后世，是惟相与医，乃克践之矣。

一、医家著辑，汗牛充栋，不能一一购置，但取其书可宗法万世无弊者，一部中采数条，一门中采数法、数方，以为嚆矢。要之缘辞契意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而已。况登彼岸者，航筏尚可弃乎！

一、医寄生死之关，非知性命者，不足与有言也。儒之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，固当取以折衷。而老氏性命兼修，释氏明心见性，道理自可参观，故兼采二氏为翼。夫知三教之所以者，于医学思过半矣。

一、医要先识人身内景，脉脏形质，手足经上下，宗气、营气、卫气，呼吸出纳，三焦终始及各经表里阴阳，金木水火土，部位配合命名之义，上下不得错宗，一经不得两配。与

《河》、《洛》、《周易》、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洪范》、《黄庭》、《性理》诸家，合一不背，洞悉源委，始能言标本而测病机。若内景不明，群书不究，局局然守草根树皮之末，方左右牴牾，逢源谓何如？命门三焦包络相火，及手足经配合，自《难经》已下，纷纷不决者。余不揣菲薄，于《医旨绪余》中僭为剖析，似与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洪范》、太极百家照彻相贯，敢以俟之具法眼者。

一、医道肇自炎帝之《本草》与黄帝之《内经》，伊尹之《汤液》。而《周礼》登之天官冢宰，诚重之也。诸如“上池”、“金匱”、“青囊”，或神或仙，不可枚举，其显在六卿廊庙者，齐则褚澄，唐则王珪、李世勣、陆宣公、狄梁公、刘禹锡、李兵部。宋则文潞公、苏子瞻、朱紫阳，我明则刘诚意，咸有著述。此皆上古良相之芳躅，逸人之高致。逮今风斯为下，厕之技流，乌知医之所自耶。噫！道无汙隆，雇人力行何如耳。宣尼有言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吾党共勗之哉。

海阳生生子孙一奎识

恭城友人沈之墨书